

2013<sup>①</sup>

# 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

贺绍俊 主编



毕飞宇

晓苏

蒋一谈

东西

范小青

吴君

林白

张学东

金仁顺

鲁敏

王祥夫

叶弥

弋舟

邵丽

徐则臣

付秀莹

2013<sup>年</sup>

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

贺绍俊 主编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/ 贺绍俊主编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 
2013.12  
ISBN 978-7-5500-0823-6

I. ①2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9809号

**2013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**

贺绍俊 主编

出版人 姚雪雪

责任编辑 胡青松 游灵通

书籍装帧 方

制作 周璐敏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

邮 编 33003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22.5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 数 35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823-6

定 价 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3-38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- 1 | 毕飞宇 大雨如注
- 18 | 范小青 人群里有没有王元木
- 33 | 林 白 某年的枪声
- 38 | 金仁顺 喷 泉
- 55 | 蒋一谈 透 明
- 74 | 晓 苏 酒疯子
- 88 | 东 西 蹲下时看到了什么
- 103 | 郭文斌 瑜 伽
- 122 | 张学东 哭 河

- 135 | 吴 君 夜空晴朗
- 150 | 聂鑫森 典当奇闻
- 160 | 魏思孝 酋长在天上看着
- 166 | 马金莲 大拇指与小拇泵
- 179 | 文 珍 到Y星去
- 188 | 鲁 敏 当我们谈起星座
- 204 | 李 晁 单行道
- 231 | 弋 舟 被远方退回的一封信
- 249 | 徐则臣 成人礼

260 | 王祥夫 刺 青

268 | 叶 弥 逃 票

292 | 徐 晓 你是个好女孩

307 | 邵 丽 小舅舅死了

322 | 贺 奕 一个故事的两面

338 | 付秀莹 曼啊曼

# 大雨如注

毕飞宇

—

丫头不像她的母亲，也不像她的父亲，她怎么就那么好看呢！大院里粗俗一点的玩笑是这么开的：“大姚，不是你的种啊。”大姚并不生气，粗俗的背后是赞美，大姚哪里能听不出来？他的回答很平静：“转基因了嘛。”

大姚是一位管道工，因为是师范大学的管道工，他在措辞的时候就难免有些讲究。大姚很在意说话——教授他见得多了，管道工他见得更多，这年头一个管道工和一个教授能有什么区别呢？似乎也没有。但区别一定是有的，在嘴巴上。不同的嘴说不同的话，不同的手必然拿不同的钱。舌头是软玩意儿，却是硬实力。

大姚和他的父亲一样，是一个有脑子的人。作为父亲，他希望别人夸他的女儿漂亮，可也不希望别人仅仅停留在“漂亮”上。大姚说：“一般般。主要还是气质好。”大姚的低调其实张狂，他铆足了力气把别人的赞美往更高的层面上引。所以说，两种人的话不能听：做母亲的夸儿子；做父亲的夸女儿。都是脸上淡定、骨子里极不冷静的货。

大姚夸自己的女儿“气质好”倒也没有过，姚子涵四岁那一年就被母亲韩月娇带出去“上班”了。第一个班就是舞蹈班，是民族舞。舞蹈这东西可奇怪了，它会长在一个孩子的骨头缝里，能把人“撑”起来。什么叫“撑”起来呢？这个也说不不好，可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，姚子涵的腰部、背部和脖子有一条隐性的中轴，任何时候都立在那儿。

姚子涵的身上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——她下过四年围棋，有段位；写一手明媚的欧体；素描造型准确；会剪纸；“奥数”竞赛得过市级二等奖；擅长演讲与主持；能编程；古筝独奏上过省台的春晚；英语还特别棒，美国腔。姚子涵念“water”的时候从来不说“喔特”，而是蛙音十足的“瓦特儿”。姚子涵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哪里还是“棋琴书画”能够概括得了的呢？最能体现姚子涵实力的还要数学业：她的成绩始终稳定在班级前三、年级前十。这是骇人听闻的。附属中学初中部二年级的同学早就不把姚子涵当人看了，他们不嫉妒，相反，他们怀揣着敬仰，一律把姚子涵同学叫作“画皮”。可“画皮”绝不2B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姿，亭亭玉立，是文艺青年的范儿。教导主任什么样的孩子没见过？不要说“画皮”，“人妖”和“魔兽”他都见过。但是，公正地说，无论是“人妖”还是“魔兽”，发展得都不如“画皮”这般全面与均衡。教导主任在图书馆的拐角处拦住“画皮”。神态像“画皮”的粉，问：“你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呢？”偶像就是偶像，回答得很平常：“女人嘛，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。”

姚子涵对自己非常狠，从懂事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。和所有的孩子一样，这个狠一开始也是给父母逼出来的。可是，话要分两头说，这年头哪有不狠的父母？都狠，随便拉出来一个都可以胜任副处以上的典狱长。结果呢？绝大部分孩子不行，逼急了能冲着家长抄家伙。姚子涵却不一样，她的耐受力就像被鲁迅的铁掌挤干了的那块海绵，再一挤，还能出水。大姚在家长会上曾这样控诉说：“我们也经常提醒姚子涵注意休息，她不肯啊！”——这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## 二

米歇尔很守时。上午十点半，她准时出现在了大姚家的客厅里。大姚和米歇尔的相识很有趣，他们是在图书馆的女卫生间里认识的。大姚正在女卫生间里换水龙头，米歇尔叼着香烟，一头闯了进来，还没来得及点火，突然发现女卫生间里站着一个大个子的男人。米歇尔吓了一跳，慌忙说了一声“堆（对）不起”，退出去了。只过了几秒钟，米歇尔晃悠悠地折回来了。她用左肩倚住门框，右手夹着香烟，扛到肩膀上去了，很挑衅地说：“甩（帅）哥，想吃豆腐吧？”嗨，这个洋妞，连“吃豆腐”她都会说了。大姚说：“我不在卫生间吃东西，也不在卫生间抽烟。”大姚说话的同时指了指身上的天蓝色工作服，附带着用扳手敲了一通水管，误会就这么消除了。米歇尔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把香烟卷在掌心，说：“本宫错了。”大姚笑笑，看出来，是个美国妞，很健康，特自信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是个长不大的、爱显摆的活宝。大姚说：“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同志。”

人和人就是这样的，一旦认识了，就会不停地见面。大姚和米歇尔在“卫生间事件”之后起码见过四五次，每一次米歇尔都兴高采烈。大声地把大姚叫作“甩（帅）哥”，大姚则竖起大拇指，回答她“好同志”。

暑假之前大姚在一家煎饼铺子的旁边又和米歇尔遇上了。大姚握住手闸，一只脚撑在地上，把她挡住，直截了当，问她暑假里头有什么打算。米歇尔告诉大姚，她会一直留在南京，去昆剧院做义工。大姚对昆剧没兴趣，说：“我想和你谈笔生意。”米歇尔吊起眉梢。把大拇指、中指和食指撮在一起，捻了几下——“你是说，沈（生）意？”

大姚说：“是啊，生意。”

米歇尔说：“我没做过沈（生）意了。”

大姚想笑，外国人就这样，说什么都喜欢加个“了”。大姚没有笑，说：“很简单的生意。我想请你陪一个人说话。”

米歇尔不明白，不过马上就明白了——有人想练习英语口语，想来是这么回事。

“和谁？”米歇尔问。

“一位公主。”大姚说。

美国佬真够呛，他们从来都不能把问题存放在脑袋里，慢慢盘，细细算，非得堆在脸上。经过嘴角和眉梢的一番运算，米歇尔知道“公主”是什么意思了。她刻意用生硬的“鬼子汉语”告诉大姚：“我的明白，皇上！”

不过，米歇尔即刻把她的双臂抱在乳房的下面，盯着大姚，下巴慢慢地挪到目光相反的方向。她刻意做出风尘气，调皮着：“我很贵了，你的明白？”

大姚哪能不知道价格，他压了压价码，说：“一小时八十。”

米歇尔说：“一百二。”

“一百。”大姚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人民币很值钱的——成交？”

米歇尔当然知道了，这年头人民币很值钱的了，一小时一百了，说说话了，很好的价格了，米歇尔满脸都是牙花：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客厅里的米歇尔依旧是一副快乐的样子，有些兴奋，不停地搓手，她的动态使她看上去相当“大”，客厅一下子就小了。大姚十分正式地让她和公主见了面。公主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接受过很好的礼仪训练，她的举止相当好，得体，高贵，只是面无表情，仿佛被米歇尔“挤”了一下。大姚注意到了，女儿的脸上历来没有表情，她的脸和内心没关系，永远是那种“还行”的样子。高贵而又肃穆的公主把米歇尔请进了自己的闺房，大姚替她们掩上门，却留了一道门缝。他想听。听不懂才更要听。对一个做父亲的来说，还有什么比听不懂女儿说话更有成就感的呢？大姚津津有味的，世界又大又奇妙。

大姚忙里偷闲，对着老婆努努嘴，韩月娇会意了。这个师范大学的花匠套上袖套，当即包起了饺子。昨天晚上这对夫妇就商量好了，他们要请美国姑娘“吃一顿”。大姚和他的老子一样，精明，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他的小算盘

是这么盘算的：他们请米歇尔做家教的时间是一个小时，可是，如果能把米歇尔留下来吃一顿饺子，女儿练习口语的时间实际上就成了两小时。

大姚早就琢磨女儿的口语了。女儿的英语超级棒，大考和小考的成绩在那儿呢，错不了。可是，就在去年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大姚无意之中瞥了一眼电视，是一档中学生的英语竞赛节目。看着看着，大姚恍然大悟了——姚子涵所谓的“英语好”，充其量也只是落在“手上”，远远没有抵达“舌头”，换句话说，还不是“硬实力”。大姚和韩月娇一起盯住了电视机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一看，大姚和韩月娇都上瘾了。作为资深的电视观众，大姚、韩月娇和全国人民一样，都喜欢一件事，这件事叫“PK”。这是一个“PK”的年头，唱歌要“PK”，跳舞要“PK”，弹琴要“PK”，演讲要“PK”，连相亲都要“PK”，说英语当然也要“PK”。就在少儿英语终极“PK”的当天，大姚诞生了“好孩子”的新标准和新要求，简单地说：一、能上电视；二、经得起“PK”。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加明朗一点：经历过“PK”能“活到最后”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，倒下去的最多只能算个“烈士”。

入夜之后大姚和韩月娇开始了他们的策划，他们是这样分析的：由于他们的疏忽，姚子涵在小学阶段并没有选修口语班，如果以初中生的身份贸然参加竞赛，“海选”能否通过都是一个问题。但是没关系。只要姚子涵在初中阶段开始强化，三年之后，或四年之后，作为一个高中生，姚子涵一样可以在电视机里酝酿悲情，她会答谢她的父母的。一想起姚子涵“答谢父母”这个动人的环节，韩月娇的心突然碎了，泪水在眼眶里头直打圈——她和孩子多不容易啊，都不容易，实在是来之不易。

几乎就在米歇尔走出姚子涵房门的同时，韩月娇的饺子已经端上饭桌了。韩月娇从来没有和国际友人打过交道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有时候反而是莽撞，她对米歇尔说：“吃！饺子！”大姚注意到了，米歇尔望着热气

腾腾的饺子，吃惊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女厕所的那一次，脸都涨红了。米歇尔张开她的长胳膊，说：“这怎么好意思了！”听到米歇尔这么一说，大姚当即便是外交部的发言人了，中国人民的文化立场他必须阐述。大姚用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米歇尔：“中国人向来都是好客的。”

“党（当）然，”米歇尔说，“党（当）然。”米歇尔似乎也肃穆了，她重申，“党（当）然。”

米歇尔却为难了。她有约。她在犹豫。米歇尔最终没能斗得过饺子上空的热气，她掏出手机，对朋友说，她要三个中国人开一个“小会”了，她要“晚一会儿才能到”了。嗨，这个美国妞，也会撒谎了，连撒谎的方式都带上了地道的中国腔。

这顿饺子吃得却不愉快。关键的一点在于，事态并没有朝着大姚预定的方向发展。就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，米歇尔发表了一大堆的客套话，当然，用的是汉语。大姚便看了女儿一眼，其实是使眼色了。姚子涵是冰雪聪明的，哪里能不明白父亲的意思。她立即用英语把米歇尔的话题接了过来。米歇尔却冲着姚子涵妩媚地笑了，她建议姚子涵“使用汉语”。她强调说，在“自己的家里”使用外语对父母亲来说是“不礼貌的”。当然，米歇尔也没有忘记谦虚：“我也很想向你学习罕（汉）语了。”

这可是大姚始料未及的。米歇尔陪姚子涵说英语，大姚付了钱的。现在倒好，姚子涵陪米歇尔说汉语，不只是免费，还要贴出去一顿饺子。这是什么事？

韩月娇迅速地瞥了丈夫一眼。大姚看见了。这一眼自然有它的内容。责备倒也说不上，但是，失望不可避免——大姚算计到自己的头上来了。

米歇尔一离开大姚就发飙了。他想骂娘，可是，在女儿的面前，大姚也骂不出来，沉默寡言的女儿在任何时候都对大姚有威慑力。这让他很憋屈。憋屈

来憋屈去，大姚的痛苦被放大了。大姚毕竟在高等学府工作了十多年，早就学会从宏观视角看待自己的痛苦了。大姚很沉痛，对姚子涵说：“弱国无外交——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们？”

韩月娇只能冲着剩余的几个饺子发愣。热腾腾的气流已经没有了，饺子像尸体，很难看。姚子涵却转过身，捣鼓她的电脑和电视机去了。也就是两三分钟，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姚子涵与米歇尔的对话场面，既可以快进，也可以快退，还可以重播——刻苦好学的姚子涵同学已经把她和米歇尔的会话全部录了下来，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模仿和练习。

大姚盯着电视，开心了，是那种穷苦的人占了便宜之后才有的大喜悦。因为心里头的弯拐得过快、过猛，他的喜悦一样被放大了，几乎就是狂喜。大姚紧紧搂住女儿，没轻没重地说：“祖国感谢你啊！”

### 三

晚上七点是舞蹈班的课。姚子涵没有让母亲陪同。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，出发了。韩月娇虽说是个花工，几乎就是一个闲人，她唯一的兴趣和工作就是陪女儿“上班”。姚子涵小的时候那是没办法，如今呢，韩月娇早就习惯了，反过来成了她的需要。然而，暑假刚刚开始，姚子涵明确地用自己的表情告诉他们，她不允许他们再陪了。大姚和韩月娇毕竟是做父母的，女儿的脸上再没有表情，他们也能从女儿的脸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

凉风习习，姚子涵骑在自行车上，心中充满了纠结。她不允许父母陪同其实是事出有因的，她在抱怨，她在生父母的气。同样是舞蹈，一样的跳，母亲当年为什么不给自己选择国际标准舞呢？姚子涵领略“国标”的魅力还是不久前的事。“国标”多帅啊，每一个动作都咔咔的，有电。姚子涵只看了一眼就爱上了。她咨询过自己的老师，现在改学“国标”还行不行。老师的回答很模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动作这东西就这样，练到一定的火候就长在身

上了，练得越苦，改起来越难。姚子涵在大镜子面前尝试着做过几个“国标”的动作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过于柔美、过于抒情了，是小家碧玉的款。

还有古筝。他们当初怎么就选择古筝了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姚子涵开始痴迷于“帅”，她不再喜爱在视觉上“不帅”的事物。姚子涵参加过学校里的一场音乐会，拿过录像，一比较，她的独奏寒碜了。古筝演奏的效果甚至都不如一把长笛，更不用说萨克斯管和钢琴了。既不颓废，又不牛掰。姚子涵感觉自己萎缩了，上不了台面。

傍晚的风把姚子涵的短发撩起来了，她眯起了眼睛。姚子涵不只是抱怨，不只是生气，她恨了。他们的眼光是什么眼光？他们的见识是什么见识？——她姚子涵吃了多少苦啊。吃苦她不怕，只要值。姚子涵最郁闷的地方还在这里：她还不能丢，都学到这个地步了。姚子涵就觉得自己亏。亏大发了。她的人生要是能够从头再来多好啊，她自己做主，她自己设定。现在倒好，姚子涵的人生道路明明走岔了，还不能踩刹车，也不能松油门。飙吧。人生的凄凉莫过于此。姚子涵一下子就觉得老了，凭空给自己的眼角想象出一大堆的鱼尾纹。

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——钱。她的家过于贫贱了。要是家里头有钱，父母当初的选择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就说钢琴吧，他们买不起。就算买得起，钢琴和姚子涵家的房子也不般配，连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大问题。

但是，归根到底，钱的问题永远是次要的，关键还是父母的眼光和见识。这么一想姚子涵的自卑涌上来了。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姚子涵的骄傲，骨子里，姚子涵却自卑。同学们都知道，姚子涵的家坐落在师范大学的“大院”里头，听上去很好。可是，再往深处，姚子涵不再开口了——她的父母其实就是远郊的农民。因为师范大学的拆迁、征地和扩建，大姚夫妇摇身一变，由一对青年农民变成师范大学的双职工了。为这事大姚的父亲可没少花银子。

自卑就是这样，它会让一个人可怜自己。姚子涵，著名的“画皮”，百科全书式的巨人，觉得自己可怜了。没意思。特别没意思。她吃尽了苦头，只是

为自己的错误人生夯实了一个错误的基础。回不去的。

多亏了这个世上还有一个“爱妃”。“爱妃”和姚子涵在同一个舞蹈班，“妖怪”级的二十一中男生，挺爷们的。可是，舞蹈班的女生偏偏就叫他“爱妃”。“爱妃”也不介意，笑起来红口白牙。

姚子涵和“爱妃”谈得来倒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原因，主要还是两个人在处境上的相似。处境相似的人未必就能说出什么相互安慰的话来，但是，只要一看到对方，自己就轻松一点了。“爱妃”告诉姚子涵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，在他的时空机器里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父母的，相反，孩子拥有了自主权，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。

“下班”的路上姚子涵和“爱妃”推着自行车，一起说了七八分钟的话。就在十字路口，就在他们分手的地方，大姚和韩月娇把姚子涵堵住了。他们两人十分局促地挤在一辆电动自行车上，很怪异的样子。姚子涵一见到他们就不高兴了，又来了，说好了不要你们接送的！

姚子涵的不高兴显然来得太早了，此时此刻，不高兴还轮不到她。她一点都没有用心地看父亲和母亲的表情。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，韩月娇神情严峻，而大姚的表情差不多已经走样了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大姚握紧刹车，劈头盖脸就是这样一句。

“什么什么意思？”姚子涵说。

“你不让我们接送是什么意思？”大姚说。

“什么我不让你们接送是什么意思？”姚子涵说。

这样的车轱辘话毫无意思，大姚直指问题的核心——“谁允许你和他谈的？”大姚还没有来得及等待姚子涵的回答，即刻又追问了一句，“谁允许你和他谈的？”

姚子涵并没有听懂父亲的话，她望着父亲。大姚很克制，但是，父亲的克制极度脆弱，时刻都有崩溃的危险。

和课堂上一样，姚子涵是不需要老师问到第三遍的时候就能够理解的。姚子涵听懂父亲的话了，她扶着车头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让开。”

和大姚的雷霆万钧比较起来，姚子涵所拥有的力气最多只有四两。奇迹就在这里，四两力气活生生地把万钧的气势给拨开了。她像瓶子里的纯净水一样淡定，公主一般高贵，公主一般气定神闲，高高在上。

女儿的傲慢与骄傲足以杀死一个父亲。大姚叫嚣道：“不许你再来！”这等于是胡话，他崩溃了。

姚子涵已经从助力车的旁边安安静静地走过了。可她突然回过了头来，这一次的回头一点也不像一个公主了，相反，像个市井小泼妇。“我还不想来呢，”姚子涵说，她漂亮的脸蛋涨得通红，她叫道，“有钱你们送我到‘国标’班去！”

姚子涵的背影在路灯的底下消失了，大姚没有追。他把他的电动自行车靠在了马路边上，人已经平静下来了。可平静下来的难过才真的难过。大姚望着自己的老婆，像一条出了水的鱼，嘴巴张开了，闭上了，又张开了，又闭上了。女儿到底把话题扯到钱上去了，她终于把她心底的话说出来了，这是迟早的事。随着丫头年纪的增长，她越来越嫌这个家寒碜了，越来越瞧不起他们做父母的了，大姚不是看不出来。他有感觉，光上半年大姚就已经错过了两次家长会了。大姚没敢问，他为此生气，更为此自卑。自卑是一块很特殊的生理组织，下面都是血管，一碰就血肉模糊。

大姚难受，却更委屈。这委屈不只是这么多年的付出，这委屈里头还蕴含着一个惊人的秘密：大姚不是有钱人，可大姚的家里有钱。这句话有点饶舌了，大姚真的不是有钱人，可大姚的家里真的有钱。

大姚的家怎么会有钱的呢？这个话说起来远了，一直可以追溯到姚子涵出生的那一年。这件事既普通又诡异——师范大学征地了。师范大学一征地，大

姚都没有来得及念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“立地成佛”了。大姚相信了，这是一个诡异的时代，这更是一片诡异的土地。

这得感谢大姚的父亲，老姚。这个精明的老农民早在儿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了：城市是新婚之夜的小鸡鸡，它大了，还会越来越大，迟早会戳到他们家的家门口。他们家的宅基地是宝，不是师范大学征，就是理工大学征；不是高等学府征，就是地产老板征。一句话，得征。其实，知道这个秘密的又何止老姚一个人呢？都知道。问题是，人在看到“钱景”的时候时常失去耐心，好动，喜欢往钱上扑，一扑，你就失去位置了。他告诉自己的儿子，哪里都不能去，挣来的钱都是小钱，等来的才是大家伙，靠流汗去挣钱，是天下最愚蠢的办法——有几个有钱人是流汗的？你就坐在那里，等。他坚决摀住了儿子进城买房的愚蠢冲动，决不允许儿子把户口迁到城里去。他要求自己的儿子就待在远郊的姚家庄，然后，一点一点地盖房子。再然后呢，死等，死守。

“我就不信了，”老农民说，“有钱人的钱都是自己挣来的？”

大姚的父亲押对了，赌赢了。他的宅基地为他赢钱了。那可不是一般的钱，是像模像样的一大笔钱，很吓人。赢了钱的老爷子并没有失去冷静，他把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儿子，然后，说了三条：一、人活一辈子都是假的，全为了孩子，我这个做父亲的让你有了钱，我交代了；二、别露富，你也不是生意人，有钱的日子要当没钱的日子过；三、你们也是父母，你们也要让你们的孩子有钱，可他们那一代靠等是不行的，你们得把肚子里的孩子送到美国去。

大姚不是有钱人，但是，大姚家有钱了。像做了一个梦，像变了一个戏法。大姚时常做数钱的梦，一数，自己把自己就吓醒了。每一次醒来大姚都挺高兴，也累，回头一想，却更像做了一个噩梦。

——现在倒好，个死丫头，你还嫌这个家寒碜了，还嫌穷了。你懂什么哟？你知道生活里头有哪些弯弯绕？说不得的。

韩月娇也挺伤心，她在犹豫：“要不，今晚就告诉她，咱们可不是穷人